





列傳第三十八

周書四十六

孝義

李棠

柳槍

杜叔

荆可

秦族

皇甫選

今孤 德業 等撰

張元

夫塞天地而橫四海者其唯孝乎奉大功而
立顯名者其唯義乎何則孝始事親惟后資
於致治義在合宜惟人賴以成德上智稟自
然之性中庸有企及之美其大也則隆家光國盛
烈與河海爭流授命滅親峻節與竹柏俱茂
其小也則溫枕扇席無替於晨昏損已利物
有助於名教是以堯舜湯武居帝王之位垂
至德以敷其風孔墨荀孟稟聖賢之資弘

正道以勵其俗觀其所由在此而已矣然而溥源
既往澆風愈扇禮蓋公不植廉讓莫脩若乃結
銀黃列鐘鼎立於朝廷之間非一族也其出忠
天孝輕生蹈節者則蓋寡焉積龜貝增資倉廩
若於閭巷之內非一家也其悅禮敦詩守死善
道者則又鮮焉斯固仁人君子所以興歎者后
實宰所宜留心如今明教化以教其美優爵
賈以勸其善親慈以誘其進積歲月以求
其終則今之所謂少者可以為多矣古之所謂

爲難者可以爲易矣故博採異聞網羅遺逸錄其可以垂範方來者爲孝義篇云
李棠字長知勃海蓆人也祖伯貴魏宣武時官至魯郡守有孝行居父喪哀感過禮遂以毀卒宣武嘉之贈勃海相父元曾自外散騎侍郎棠幼孤好學有志操年十七屬齊朱之亂與司空高乾兄弟舉兵信都魏中興初辟衛軍府功曹參軍太昌中以軍功除虜將軍行東萊郡事魏孝武西遷棠時

四北遂仕東魏及直
仲密爲北齊州刺史請棠爲掾先是仲密與吏部郎中崔暹有隙暹時被齊文襄委任仲密恐其構已每不自安將圖來附時東魏又遣魏城侯嘉興與兵事仲密但知畏務而已既至州遂與棠謀執壽興以成其計仲密乃置酒延之壽興與陰伏壯士欲因此執之壽興辭而不赴棠遂往見之曰君與高公義符足奉今日之席以公爲首豈有賓客物萃而公無事不行將恐遠近聞之竊有疑怪壽興與

俱赴便發效死之乃帥其士衆據城遣使請
歸歟太祖嘉之拜棠衛將軍光祿大夫封廣
宗縣公是年宗國辭曰三世荷朝恩義嘗奉
國而往者見拘逆命不獲陪駕西巡今日之來
免罪爲幸何敢以此微庸冒受天爵如此者得
之優詔不許俄遷給事黃門侍郎加車騎大將
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魏廢帝二年從魏安公
尉遲迥伐蜀蜀人未即降棠乃應募先使諭之
入成都蕭繹問迥軍中委曲棠不對繹乃

咎辱之其獲其實棠曰爾三國餘燼不識安
危奉命諭爾反見躡頓我王者有忠臣有死而已
義不爲爾移志也搗不能得其要指遂害之
李敬嗣

柳橙字季華祕書監虬之次弟也性剛簡
氣少文善騎射果於斷安年十八起家奉朝請
居父喪毀骨立服闋除陽城郡丞防城都督
大統四年從太祖戰於河橋先登有功授都督鎮
鄆州八年拜遼河郡守仍兼軍事尋加平東將

禦之備連戰積十餘日士卒僅有存者於是
乃屈城陷身被七數塔心遂為賊所獲既而衆
等進圍東梁州乃縛有置城下欲令檜誘說城
中檜乃大呼曰虜烏合糧食已罄行即退散
各宜勉之衆竇大怒乃臨檜以兵曰速更汝辭
不爾便就戮矣檜守節不變遂害之棄屍水
中城中人皆為之流涕衆竇解圍之後檜兄子
止戈方收檜屍還長安贈東梁州刺史子斌嗣
斌字伯達年十七齊公憲思召為記室貞平

弟雄亮字信誠幼有志節好學不倦年十二
遭父艱幾至滅性終喪之後志在復讎柱國
蔡國公廣欽其名行引為記室參軍年始弱
冠府中文筆頗亦委之後竟守刃衆竇於京城
朝野咸重其志節高祖特恕之由是知名大象
末位至官部下大夫

杜叔毗字子弼其先京兆杜陵人也徙居襄陽祖
乾光齊司徒右長史父燕梁邊城太守叔毗早
歲而孤事母以孝聞性溫厚有志節勵精好學

尤善左氏春秋任京為上書侯蕭循府中直
兵參軍大統十七年太祖令大將軍達奚武經
略漢州明年武圍循於白雲循令叔毗詣闕請和
太祖見而禮之使未反而循中直兵參軍曹策
參軍劉曉謀以城降武將叔毗兄君錫為循中
記室參軍從子映錄事參軍映弟晰中直兵
參軍並有文武材略各部曲數百人策等
忌之懼不同已遂誣以謀叛擅加害焉循尋討
策等擒之斬曉而免策及循降策至長安叔

朝夕號泣具申寃狀朝議以事在歸附之前
不可追罪叔毗內懷憤惋志在復讎然恐違朝
憲坐及其母遂沈吟積時母知其音心謂叔毗曰
汝兄橫罹禍酷痛切骨髓若曹策朝死吾以夕
歿亦所甘心汝何疑焉叔毗拜受母言愈感
勵後遂白日手刃策於京城斷首剝腹解其
支體然後面縛詣就戮焉太祖嘉其志氣特
命赦之尋拜都督朔國將軍中散大夫遣母憂
哀毀骨立殆不勝喪服闋晉公護辟為中外府

樂曾參軍加授大都督遷使持節車騎大將
軍儀同三司行義歸郡守自君錫及宗室等
為曾策所害猶殞梁州至是表請迎喪歸葬
高祖許之遂享所須詔令官給在梁舊田之經
外配者並追還之仍賜田二百頃尋除硤州刺史
天和二年從衛國公且南討軍敗為陳人所擒陳
人將降之叔毗辭色不撓遂被害于康鄉
荆可河東栢氏人也性質朴容止有異於人能苦
身勤力供養其母隨時甘旨終無匱乏及

喪水漿不入口三日悲號辨踊絕祀而後蘇者數
載羸母之後遂廬於墓側晝夜悲哭負土成
墳蓬髮不櫛沐菜食飲水而已然可家舊墓
塗城極大撫無三深去家十餘里而可獨宿其中
與禽獸雜處哀感遠近邑里得之大統中鄉人以
可孝行之至是以勸勵風俗乃上言焉太祖命州縣
表異之及服終之後猶若居喪大家室嘗公護
聞可孝行特引見焉與可言論時有會於護
意而護亦至是其母聞氏沒於敵境不測存亡每

見可自傷久垂瘞下重可三瘞及可立之後護猶
思其純孝收可哀之於京城恒給其衣食
秦族上郡洛川人也祖白父羣並有三瘞聞於閭
里魏太和中板曰潁州刺史之太統中板羣郿城郡
守族性至孝事親竭力為鄉里所稱及其父喪
哀毀過禮每傷哭酸心行路既以母在恒抑割
哀情以慰其母意四時珍羞未嘗匱乏與弟榮
先復相友愛閭門之民恒怡如也尋而其母又沒
哭泣無時唯飲水食盡而已終喪之後猶蔬食

不入房室二十許年鄉里感歎異之其邑人王元達
等七十餘人其狀有詔表其門閭榮先亦至孝
遭母喪哀慕不已遂以毀卒邑里化其孝行世
宗嘉之乃下詔曰孝為政本德乃化先既表天經
又明地義榮先居喪致疾至感過人窮號不反
迄乎滅性行標當世理鏡幽明此而不顯道將何
述可贈滄州刺史以旌厥異

皇甫遐字永瞻見河曲人少陰人也其父世美微而鄉
里稱其和睦遐性純至少喪父事母以孝聞保定

末文遺母喪乃廬於墓側負土為墳後於墓南
作禪窟陰雨則穿窟為晴霽則營墓曉夜勤
力未嘗輟停積以成墳高數丈周回五十
餘步禪窟在重臺兩雨窟成上有一室中間行道可
容百人設食粥枕由櫛成以雨形容枯槁家人不
識當其營墓之初乃有鴉鳥各一徘徊悲鳴不
離墓側若助遐者經月餘日乃去遠近聞其至
孝競以木麵遺之遐比可食而不食悉以營佛齋
而郡縣表上其狀有詔旌異之

張元字孝始河北芮城

也祖成假平陽郡守父

延傳任州郡累為功曲

三簿並以純至為鄉里

所推元性謙謹有孝仁

微涉經史然精修釋典

年六歲其祖以夏中劫

甚欲將元就并浴元固

不肯從祖謂其貪戲乃以杖擊其頭曰汝何

為不肯沈浴元對曰必以蓋形為覆復其蓋元

不能就蓋其體於白日之下祖異而捨之南隣

有二杏樹杏熟多落元園中諸小兒競取而食之

元所得者送還其主村陌有狗子為人所棄者

元所得者送還其主村陌有狗子為人所棄者

元所得者送還其主村陌有狗子為人所棄者

元見即收而養之其叔父怒曰何用此為將欲更棄之元對曰有生之類莫不重其性命若天生天殺自然之理今為人所棄而死葬其道也若見而不收養無仁心也是以收而養之叔父感其言遂許焉未幾乃有狗母銜一死兔置元前而去及元年十六其祖喪明三年元恒憂泣晝夜讀佛經禮拜以祈福祐後讀藥師經見盲者得視之口遂請七僧然七燈七日七夜轉藥師經行道每言天人師乎元為孫不孝使祖喪明今以燈光普施

法界願祖自見明元求代闇如此經七日其夜夢見一老公以金鐔治其祖目謂元曰勿憂悲也三日之後汝祖目必差元於夢中喜躍遂即驚覺乃遍告家人居三日祖果目明其後祖卧疾壽周元恒隨祖所食多少衣冠不解旦夕扶持及祖沒號踴絕而後蘇復喪其父水漿不入口三日鄉里咸歎異之縣博士楊軌等二百餘人上其狀有詔表其

門閭

吏臣曰李棠柳檜並臨危不撓視死如歸其壯志

真情可與青松白玉比質也然膾恩隆加等榮禮
闕飾終有周之政於是乎偏矣雄亮銜戴天之
痛叔毗切同氣之悲援白刃而不顧雪家冤於董
轂觀其志節處死固為易也荆可秦族之徒生
自隴畝會無師資之訓因心而成孝友乘理而蹈
禮節如使舉世若茲則義豈辰何遠之有若乃誠
感天地孝通神明見之於張元矣

列傳第三十八

周書四十六

列傳第三十九

周書四

藝術

令狐

德恭

龔雋

蔣昇

姚僧垣

子暹

黎景熙

趙文深

褚該

太祖受命之始屬天下分崩之時
學術之士蓋寡故曲盡末技咸見
雋蔣昇趙文深之徒雖才愧昔人而
及尅定鄢郢後吳畢集樂茂雅
庚季才以天官稱又元華相術擅
垣方藥特妙斯皆一時之美也茂
史失其傳季才蕭吉官成於隋
篇以備遺闕云爾

冀雋字僧雋太原陽邑人也性沉

八曰初爲賀拔岳墨曹參軍及岳被
爲記室時侯莫陳悅阻兵隴右太
之乃令雋僞爲魏帝勅書與費也
二祖討悅雋依舊勅模寫及代
等皆有書具無異太祖大恠費也頭已
初書及見此勅不以爲疑遂遣步騎
也節度大統初除丞相用局參軍
乃置二百戶從復弘農戰死進爵
丁州中正十三年遷襄樂郡守尋

宋獻公等隸書時俗入書學者亦謂之謝章雋以書字戶只起自常俗未為合禮遂啓太祖釋奠蒼頡元師除黃門侍郎本州太守正累遷右金紫光祿大夫都督通直散騎常將軍儀同三司世宗二年以本官為之郡察風俗理寬滯還拜小御正尋出艾性所退每以清約自處前後所歷如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改

封昌樂縣伯又進爵為侯增邑并前一千六百戶後以疾卒

蔣昇字鳳起楚國平河人也父雋魏南平王府從事中郎趙興郡守昇性恬靜少好天文玄象之學太祖雅信待之常侍左右以備顧問大統二年東魏將竇泰入寇濟自風陵頓軍潼關太祖出師馬牧澤時西南有黃紫氣抱日從未西太祖謂昇曰此何祥也昇曰西南未地主土土王四季泰之分也今大軍既出喜氣下

臨必有大慶於是進軍與竇泰戰擒之自後
遂降河東尅弘農破沙苑由此愈被親禮九年
高仲密以北豫州來附太祖欲遣兵援之又以
問昇昇對曰秦王在東熒惑又在井鬼之分行
軍非便太祖不從軍遂東行至邱山不利而還太師
賀拔勝怒白曰曰曰昇罪合萬死太祖曰將昇固
諫云出師不利此敗也孤自取之非昇過也魏恭
帝元年以前後功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封
高城縣子邑五百戶保定二年增邑三百戶除河東郡

守尋入為太史中大夫以老請致仕詔許之加
州刺史卒於家

有用之術

姚僧垣字法衛吳興武康人吳太常信之八世孫
也曾祖郢宋員外散騎常侍五城侯又菩提
梁高平令嘗嬰疾歷年乃留心醫藥梁武帝性
又好之每召菩提討論四方術言多會意由是頗
禮之僧垣幼通洽居喪盡禮年二十四即傳家
業梁武帝召入禁中面加討試僧垣對無滯梁
武帝甚奇之大通六年解褐臨川嗣王國左常侍

大同五年除驃騎廬陵王府田曹參軍九年追
領殿中醫師時武陵王所生葛修華宿患積時
方術莫効梁武帝乃令僧垣視之還具說其狀
并記增損時候梁武帝歎曰卿用意綿密乃至
於此以此候疾何疾可逃朕常以前代名人多好
此術是以每恒留情頗識治體今聞卿說益開人
意十一年轉領大醫正加文德主帥直閣將軍梁武帝
嘗因發熱欲服大黃僧垣曰大黃乃是快藥然
至尊年高不宜經用用帝弗從遂至危篤梁簡

文帝在東宮甚禮之四時伏臘每有賞賜太清
元年轉鎮西湘東王府中記室參軍僧垣少好文
吏不留意於章句時高祖台今亡則為學者所
稱及侯景圍建業僧垣乃棄妻子赴難梁武
帝嘉之授戎昭將軍湘州太守王府記室參軍及宮
城陷百官逃散僧垣偃息歸至吳興謁郡守張
嶸嶸見僧垣流涕曰吾過荷朝恩今報之以死
君是此邦之族又朝廷舊臣今日得君吾事辦
矣俄而景兵大至攻吳郡城遂陷僧垣寘

避久之乃被拘執景將侯子鑒素聞其名深相
器遇因此獲免及梁簡文嗣位僧垣還建業以
本官兼中書舍人子鑒尋鎮廣陵僧垣又隨至
江北梁元帝平侯景召僧垣赴荊州改授晉
安王府諮議其時雖寇平大亂而任用非才朝
政混淆無復綱紀僧垣每深憂之謂故人曰吾
見此形勢倘敗不久今時上策莫若近關聞者
百掩口竊大梁元帝嘗有心腹疾乃召諸醫議
石療之方以謂至真之員不可輕脫宜用平

藥可漸官通僧

一曰脉以洪而實此有定食非

大黃必無差理梁元帝從之進湯訖果下宿食
因而疾愈心梁元帝大喜時初鑄錢一當十乃賜
錢十萬百萬也

元帝不離左右

而中山公護使人求僧垣至其營復為燕

公子謹所召大相禮接太祖又遣使馳驛徵僧

垣謹故留不遣謂使人曰吾年時衰暮疹疾

嬰沉今得此人望與之偕老太祖以謹勲德隆

重乃止焉明年隨謹至長安武成元年授小畿
伯下大夫金州刺史伊婁穆以疾還京請僧垣
省疾乃去自腰至臍以三縛兩腳縱不復自
持僧垣為診脉處湯三劑穆初服一劑上縛即
解次服一劑中縛復解三服一劑三縛悉除兩
脚疼痺猶自孿弱重為合散一劑稍得屈伸
僧垣曰終待霜降此患當愈及至九月遂能起
行大將軍襄樂公賀蘭隆先有氣疾加以
水腫喘息奔急坐卧不安或有勸其服決命

散者其家疑未能決乃問僧垣僧垣曰意謂
患不與大散相當若欲自服不煩賜問因而委
其子躬勤拜請曰多時抑屈今日始來竟可
意實未盡僧垣知其言差即為處方勸使急
便即氣通更服一劑諸患悉愈天和元年加授車
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大將軍寧樂平公實集暴感風
疾精神昏亂無心刀覺心諸醫皆先視者皆言已不
可救僧垣後至言曰則固矣然終當不死若專以是
付相為治之其家以新藥請受方術僧垣為合

數所患即瘳大將軍永世公此伏列椿苦利獲時而不廢朝謁燕公謹也昔問僧垣曰樂平永世俱有痼疾若如僕立忍水也世差輕對曰夫患有深淺時有尅殺樂平終困終當保全永世雖輕必不為死謹曰君言必死當在何時對曰不出四月吳如言言謹歎異之六年世遂以甲中大夫建德三年文宣太后寢疾醫巫雜說冬十一月異同高祖御內殿引僧垣同坐曰太后患勢不輕也僧醫並云無慮朕父子之情可以意得君臣之義也世在無隱公為何如對曰臣

無聽聲視色也世特以無經事已多准之常人竊以憂懼帝泣曰公既次之左知復何言尋而太后崩其後復因召見帝問僧垣曰姚公為儀同幾年對曰臣忝荷朝恩於茲九載帝曰勤勞有日命宜隆乃授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又相曰公年過縣車可停朝謁若非別勅不勞入朝四年高祖親戎東討至河陰遇疾口不能言垂覆目不復瞻祖不足知世藏俱病不可並治宣

進藥帝遂得言乃又治曰目疾便愈未乃治足是
疾亦瘳比至華州帝已痊復即除華州刺史仍詔
隨入京不令在鎮宣政二年表請致仕優詔許之
是歲高祖行幸雲陽還寢疾乃召僧垣赴行
在所內史柳昇私問曰至尊貶膳日久脉候何如對
曰天子上應天心或當非愚所及若凡庶如此萬無
一全尋而帝崩宣帝初大東宮常蕙心痛乃令僧
垣治之其疾即愈帝甚悅及即位恩禮彌隆帝後
嘗謂僧垣曰常聞先帝呼公為姚公有之乎對曰

臣由荷殊私實如聖旨帝曰此是南嶺之辭非
為貴爵之號朕當為公建國開家為子孫永
業乃封長壽縣公邑一千戶冊命之日又賜
以金帶及衣服等大象二年除大醫博士大夫帝尋
有疾至于大漸僧垣宿直侍帝謂隨公曰今日
性命唯委此人僧垣知帝詎候危殆必不全濟乃
對曰臣荷恩既重思在効力但恐屬短不遠敢
不盡心帝頷之及靜帝即位遷上開府儀同大
將重開皇初進爵杜絳郡公三年卒時年八十

五遺誠衣白帟入棺朝服勿飲靈上唯豐者查
每日設清粥而色贈本官加荆湖二州刺史僧垣
醫術高妙為當世所推前後為醫不可勝紀奉
譽既盛遂開邊之服至於諸蕃外域咸請託
之僧垣乃搜採奇異參校徵効者為集驗方十
二卷又撰行記三卷行於世長子察在江南
次子景宗之會幼而聰敏及長博通經史尤好
著述年十九隨僧垣入關世宗盛聚學徒校書於
麟趾殿景宗預為學士俄授齊王憲府水曹

參軍掌記室事特為憲所禮接賞賜隆厚宣帝
嗣位憲以嫌疑被誅隋文帝作相追復官爵最
以陪遊積歲恩顧過隆乃錄憲功績為傳送上史
為最幼在江左迄于入關未習醫術天和中齊王
憲奏高祖遣最習之憲又謂最曰爾博學高才
何如王褒度信王度名重兩國吾視之蔑如接待
資給非爾家比也爾宜深識此意勿不存心且天
子有教彌須勉勵取於是始受家業十許年中
略盡其妙每有人造請効驗甚多隋文帝踐極除

太子門大夫以父憂去官哀毀骨立既免喪復辟
北終郡公復為太子門大夫後蜀王秀友秀鎮
益州遷秀府司馬及平陳察其最自以非嫡讓封
於察隋文帝許之秀後陰有異謀隋文帝令公
卿窮治其事開府廢整郝偉等並遣過於秀
最獨曰此有不法皆最所為王實不知也榜評數
百卒無異辭最竟坐誅時年六十七論者義之撰
梁後略十卷行於世

黎景熙字李明河間鄭人也以字行於世曾祖

此患厚直
臣也有何
玷缺而以之
入藝術之列
身急宜拔
之

義熙六武時從破平涼有功明初辭容城縣男加
偏將軍後為燕郡守祖錕以龍
爵為負外散騎侍
父瓊太和中龍襄爵歷負外
郎魏縣令後至齊
城郡守李明少好讀書性強
記默識而無應對之
能其後起廣太武武為尚書
郎善古學嘗從吏
部尚書清河崔文伯受之
義一後司徒崔浩學
稽篆自是家傳之六法至
明亦傳者之類與許氏
有異又於
有書十餘卷雖
不以

盧道源為其弟永三守道源勸令入仕始登
威烈將軍魏老武初遷鎮遂將軍尋授武安
尉及老武西之至明乃寓居洛後景徇地河
外召季明從軍一而授鉅野光祿大夫加中軍將軍
拜行臺郎中除黎陽郡守季明從至懸勢察
景終不足恃遂去之客於潁川以世路未清欲
優遊卒歲時王思政鎮潁川累使召季明不得
已出與相見留於內館月餘太祖又徵之遂入
關乃令季明正定古今文字於東閣大統

盧道源
威烈將軍
尉及老武
外召季明
拜行臺郎
景終不足
優遊卒歲
已出與相
關乃令季

安西將軍尋拜著作佐郎於時儉輩皆位兼
伯車服華盛唯季明獨以素居之而無愧色
又勤於所職著述不怠然性尤專固不合於時是
以為史官遂十年不調魏恭帝元年進號平南
將軍右銀青光祿大夫不官建武為父更上士孝閔
帝踐阼加征南將軍右金紫光祿大夫時大司
馬賀蘭祥討吐谷渾詔季明從軍尋除驃騎將
軍右光祿大夫武成六年遷外黃下大夫尋遷三年
晉官守春夏大旱詔公卿百寮各言得失季明

晉官守春
軍右光祿
馬賀蘭祥
帝踐阼加
將軍右銀
將軍右銀
將軍右銀
將軍右銀

三書曰：「...歲時...以六事自陳...」
而廷...
要之日時...
萬類子...
作...
君舉必言動...
至孔子曰言行君子之...
秋莊公二十一年冬不雨...
築臺者侈不恤民也...
信公二十一年夏大旱...

行傳以為時作...
夏大旱五年夏大旱...
以為先是發民十四萬六千人城長安漢武帝元
狩三年夏大旱五行傳以為是歲發天下故吏
穿昆明池然則土木之功動民興役天輒應之以
異典籍作誠儻或可思上天譴告改之則善今若
息民省役以答天譴庶靈澤時降嘉穀有成則
年登可觀子來非晚詩云民亦勞止迄可小康惠
此中國以綏四方或恐極陽生陰秋多水兩年復不登

民將無覲如又荐飢為慮更甚時豪富之家競為奢麗季明又上書曰臣聞寬大放以兼覆慈愛所以懷眾故天地稱其高厚者萬物得其容養焉四時著其寒暑者庶類資其忠信焉是以帝王者寬大象天地忠信則四時招搖東指天下識其春人君布德率土懷其惠伏惟陛下資乾御寓品物咸亨時乘六龍自強不息好問受規天下幸甚自古至治之君亦皆廣延博訪詢採芻微置鼓樹木以求其過頃年亢旱踰時人懷

望歲陛下爰發明詔廣求人言禹湯之罪已高宗景之守正澍雨應時年穀斯稔克已節用莫質惡華此則尚矣然而朱紫仍耀於衢路綺縠猶盈於豪家袒裼未充於細民糟糠未厭於編戶此則勸導之理有所未周故也今雖道之以政齊之以刑風俗固難以一矣昔文帝集上書之囊以作帷帳惜一家之產不造露臺後宮所幸衣不曳地方之今日富室之飾嘗不如婢隸之服然而以身率下國富刑清廟稱太宗良有以也臣聞聖人

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今承魏氏喪亂之後貞信
未興宜先遵五美屏四惡革浮華之俗抑流競之
風察鴻都之不藝焚雉頭之異服無益之化負勿重
於時勸德之器勿陳於側則民知德矣臣又聞之
為治之要在於選舉若差之毫釐則有千里之
失後來居上則致積薪之譏是以古之善為治者
貫魚以次任必以能爵人於朝不以私愛簡材以授
其官量能以任其用官得其材用當其器六轡
既調坐致千里虞舜選衆不仁者遠則庶事康哉

民知其化矣帝覽而嘉之時外史麻宇屢移未有
定所忝于明又二言曰外史之職漢之東觀儀等石
渠司同天祿是乃廣內祕府藏之之奧帝王所寶此
焉攸在自魏及周公館不立臣竊愚鼓冒猶知其非
是以去年十月中敢冒陳奏將降中旨即遣脩營
梓葺而尚未加功力巨職思其慕公敢不重請帝納
焉於是麻宇之立天和三年準甲騎大將軍儀同
三司後以疾卒

趙文深字德本南陽宛人也久遐以醫術進仕魏

凡言書法除
口即日鍾素
知鍾王相去
甚遠鍾則不
王王則非鍾
何可混稱也

六何必伎
又何改為

為尚藥典御文深小學楷法初年上獻書於魏帝
立義歸朝除大丞相府法書百卷宣文深雅有鍾
王之則筆勢可觀當時碑版唯文深及龔雋而已
大統十年廷論立義功封石縣男邑二百戶大祖
以隸書紕繆命文深與龔李明沈遐等依說文及
字林判定六體成一萬餘行於世及平江陵之後
王褒入關貴遊等翕然並學褒書文深之書遂
被遐棄文深慙恨形於言色後知好尚難反亦
習褒書然竟無所成轉被譏議謂之學步

邯鄲焉至於碑榜餘人猶莫之逮王褒亦每推先
之宮殿樓閣皆其迹也遷縣伯下大夫加儀同三司
世宗令至江陵書皇極福寺碑漢南人士亦以為工
梁主蕭詵觀而笑之嘗遺甚厚天和元年露寢
等初成文深以題榜之功邑二百戶除趙興郡
守文深雖以任無有題榜復追之後以疾卒
褚該字老通河南陽翟人也晉末遷居江左相長
樂齊竟陵王錄事參軍父為晉昌梁鄱陽王中記
室該幼而蓬厚有譽鄉曲尤善醫術見稱於時仕

梁歷武三府參軍隨府西上後與蕭撫同歸
國授平東將歸左銀青光祿大夫轉驃騎將軍右
光祿大夫天武成元年除營田二士自許奭死後該
繼爲時人所重賓客迎候亞於姚僧垣天和初遷
縣伯亦次六五年進授驍騎大將軍儀同三司該性
淹和不自矜尚但有請之者皆爲盡其藝術時
論稱其長者焉後以疾卒之別亦傳其家業
時有李練不知其名亦不知其字魏時有李順
興者語然不似其言其言之重王當時號爲李練

軍字

世人以強類

故亦呼爲練焉容貌長壯有異於

人神情傲悅其能測意欲有所論說逢人輒言若值
其不欲言縱苦加祈請亦不相酬答初聞其言略
不可解事過之後往往有驗恒寄住諸佛寺好遊
行民家兼歷造王公邸第所至之處人皆敬而信之
晉公護未誅之前曾手持大瓠到護第門外抵而
破之乃大言曰瓠之昔時柱國平高公侯伏侯龍
恩早依隨護深被任愛強練至龍恩宅呼其妻元
氏及其妾媵并婢僕等並令連席而坐諸人以逼

夫人苦辭不肯強練曰汝等一例人耳何有貴賤遂
逼就坐未幾而遂誅諸子並死龍恩亦依法仍籍
沒其家建德中每夜上街衢邊樹大哭釋迦牟尼
佛或至申旦如此者累月聲甚哀怆俄而廢佛道
二教大象未又以一無底囊歷長安市肆告乞市人
爭以米麥遺之強練張囊投之隨即漏之於地人
或問之曰汝何爲也強練曰此亦無餘但欲使諸人見
盛空耳至隋開皇初果移都於龍首山長安城遂
空廢後亦莫知六所然又有蜀郡衛元嵩者亦好

言將來之事蓋江左官員誌之流天和中著詩預
論周隋廢興及皇家受命或有徵驗性尤不信釋
教嘗上疏極論之史失其事故不爲傳

史臣曰仁義之於教大矣術藝之於用博矣徇於
是者不能無非厚於利者必有其害詩書禮樂
所失也深故先王重其德方術技巧所失也深故往
哲輕其藝夫能通方術而不說於公若日技巧而
必蹈於禮者豈非大雅君子乎姚僧坦亦侯精
審名冠於一代其所全濟固亦多焉而弘茲義

引喻無
味

方其... 故能享肩... 天道無... 常與善人於是信矣

列傳卷三十九

周書四十七

列傳卷四十一

周書四十八

今孤

德柔

等撰

蕭譽

蕭譽字理孫蘭陵人也梁武帝之孫昭明太子統之第三子幼而好學善屬文尤長佛義特為梁

一家病根

武帝所嘉賞江普通六年封曲江縣公中大通三年進封岳陽郡王遷官宣惠將軍知石頭戍事琅邪彭城二郡太守東揚州刺史初昭明卒梁武帝會譽兄弟而立簡文內常愧之寵亞諸子

以會稽人物殷阜一都之會故有此長以慰其心
答既以其昆弟不得為嗣常懷不平又以梁武
帝衰老朝多秕政有敗亡之漸遂蓄貨財交
通賓客招募輕俠折挫上下之其勇敢者多歸附
左右遂至數千人皆厚加資給中大同元年除持
節都督雍梁東益南北秦五州郢州之竟陵司
州之隨郡諸軍事西中郎將領寧蠻校尉雍州
刺史答以襄陽形勝之地又是梁武創基之所
時平是以根本世亂可以圖霸功遂剋已勳

節樹恩於百姓務修刑政志存綏美乃下教曰
昔之善為政者不獨師所見藉聽無賢則所聞
自遠資鑒外物故在矚致明是以龐參郵民蓋
訪言於高逸馬援居政每責成於掾史王況爰加
厚賞呂虔功有所立故能顯美政於當年流芳
塵於後代吾以陋識來牧盛藩每慮德不被民
政道或紊中宵拊枕對桮忘饑思納良謨以匡
弗逮雍州部內有不便於民不利於政長吏貪殘
成將悞弱關市恣其哀刻豪猾多所苞藏並密

以名聞當加釐正若刺史治道之要弛張未允循
酷乖理任用違才或愛狎邪佞或斥廢忠寒謗彌
思警告用法未悟鹽梅舟楫允屬良規苦口惡
石想勿余隱并廣示鄉閭知其款意於是境內
稱治大清二年梁武帝以答兄弟河東王與言為湘
州刺史徙湘州刺史張纘為雍州以代答纘恃
其才望志氣矜驕輕譽少年州府迎候有關譽
深銜之及至鎮遂託疾不與纘相見後聞侯景
作亂頗凌威纘纘懼為所擒乃輕舟夜遁將

之雍部復慮答拒之梁元帝時鎮江陵與纘有
舊纘將因之以斃答兄弟會梁元帝與與言及信
州刺史桂陽王愷各率所領入援金陵愷下峽至
江津譽次江口梁元帝屈郢州之武成屬侯景已
請和梁武帝詔罷援軍譽自江口將旋湘鎮愷
欲待梁元帝至謁督府方還州纘時在江陵乃
貽梁元帝書曰河東戴檣上水欲襲江陵岳陽
在雍共謀不逞江陵遊軍主朱榮又遣使報云
桂陽住此欲應譽答梁元帝信之乃鑿船沉米

斬纜而歸至江陵收愷殺之令其子方等王僧
辯等相繼攻譽於湘州譽又告急於粲粲聞之
大怒初梁元帝將援建業令所督諸州並發兵
下赴國難粲遣府司馬劉方貴領兵爲前軍出
漢口及將發元帝又使詵議參軍劉毅喻粲令
自行答辭頗不順元帝又怒而方貴先與粲言不
協潛與元帝相知剋期龍登果及發會粲言以他
事召方貴方貴疑謀泄遂據樊城拒命粲遣使
魏益德杜岸等衆軍攻之方貴窘急令其二子

超乞師於江陵元帝乃厚資遣續若將述職而密
援方貴續次大隄樊城已陷粲擒方貴兄弟及
黨與立斬之續因進至州粲遷延不受代乃以西
城居之待之以禮軍民之政猶歸於粲粲以構其
兄弟事始於續將密圖之續懼請元帝召之元
帝乃徵續於粲粲留不遣杜岸兄弟給續白民
觀岳陽殿下勢不仰容不如且往西山以避此禍
使君既得物情遠近必當歸集以仁義舉事無
不濟續深以爲然因與岸等結盟誓續又要雍

給的好是
自作孽也

州人席引等於西山聚衆，續乃服婦衣，乘青布
輦，與親信十餘人出奔。引等與杜岸馳告。督督
令中兵參軍尹正、共岸等率兵追討，並擒之。續
懼不免，因請爲沙門。督時以譽危多，乃留諮議
參軍蔡大寶守襄陽，率衆二萬騎，一匹伐江陵
以救之。于時江陵立柵，周遶郭邑，而北面未就。
督因攻之。元帝大懼，乃遣參軍庾亮、樊謂督曰：「正
德肆亂，天下崩離，汝復效尤，將欲何謂？吾蒙先
宮憂顧，以汝兄弟見屬。今以姪伐叔，逆順安在？」

督謂亮曰：「家兄無罪，累被攻圍，同命之情，豈可
坐觀成敗？七父若願先恩，豈應若是？如能退兵，湘
水吾便旋旆。襄陽督旣攻柵不剋，退而築城，盡
銳攻之。會大雨暴至，平地水四尺，督軍中霑漬，衆
頗離心。其將杜岸、岸弟幼安及其兄子龔懼，督不
振，以其屬降於江陵。督衆大駭，其夜遁歸襄陽。
器械輜重多沒於澧水。初，督囚張續於軍，至是
先殺續，而後退焉。杜岸之降也，請以五百騎襲
襄陽，去城三十里，城中覺之。蔡大寶乃輔督母

杜岸真反
覆小人

殺之可也何
苦及孥且
累疎屬其
謂之何

保林龍襄氏登陴閉門拒戰會答夜至龍襄氏不知
其敗謂為賊也至曉見答乃納之山等以答至
遂奔其兄獻於廣平答遣將尹正薛暉等攻拔
之獲獻岸等并其母妻子女立於襄陽北門殺
之盡誅諸杜宗族親者其幼稚疎屬下蠶室又
發掘其墳墓燒其骸骨灰而揚之答既與江陵
構隙恐不能自固大統十五年乃遣使稱藩請
為附庸太祖令丞相府東閣祭酒榮權使焉答
大悅是歲梁元帝令柳重禮率眾進圖襄陽

權乃遣其妻王氏及世子寮母荀質以請救太祖又
令榮權報命仍遣開府楊忠率兵援之十六年楊
忠擒仲禮平漢東答乃獲安時朝議欲令答發
喪嗣位答以未有璽命辭不敢當榮權時在答
所乃馳還具言其狀太祖遂令假散騎常侍鄭
穆及榮權持節策命答為梁王答乃於襄陽
置百官承制封拜十七年答留蔡大寶居守乃
自襄陽來朝太祖謂答曰王之來此頗由榮權王
欲見之乎答曰幸甚太祖乃召權與答相見仍

謂之曰榮權、吉士也。寡人與之從事，未嘗見其失信。嘗曰：榮常侍通二國之言，無私故。嘗入者得歸，誠魏闕耳。魏恭帝元年，太祖令柱國于謹伐江陵，嘗以兵會之。及江陵平，太祖立嘗為梁主，居江陵東城，資以江陵一州之地。其襄陽所統盡歸於我，嘗乃稱皇帝於其國，年號大定。追尊其父統為昭明皇帝，廟號高宗。統妃蔡氏為昭德皇后，又尊其所生母龔氏為皇太后，立妻王氏為皇太子歸為皇太子。其慶賞刑威，官方制度，並同王者。唯

上疏則稱臣奉朝廷正朔。至於爵命，其下亦依梁氏之舊。其戎章勳級，則又兼用柱國等官。又追贈叔父邵陵王綸、太宰謚曰壯武，贈兄河東王譽、丞相謚曰武桓。太祖乃置江陵防主，統兵居於西城，名曰助防。外示助嘗，備禦內實兼防。嘗也。初江陵滅，梁元帝將王琳據湘州。志圖匡復，父嘗立琳，乃遣其將潘純、隋侯方兒來寇。嘗出師禦之，純、隋等退歸。夏，口嘗之四年，嘗遣其大將軍王操率兵略取王琳之長沙、武陵、南平等郡。五年，王

琳又遣其將雷又柔襲陷監利郡太守蔡大有
死之尋而琳與陳人相持稱藩乞師於答答許
之師未出而琳軍敗附於齊是歲其太子歸來
朝京師答之六年夏震其前殿崩壓殺二百餘人
初江陵平答將尹德毅說答曰臣聞人主之行與
匹夫不同匹夫者飾小行竟小廉以取名譽人主
者定天下安社稷以成大功今魏虜貪憚罔顧弔
民伐罪之義必欲肆其殘心多所誅夷俘囚士庶
並為軍實然此等戚屬咸仕江東念其充餽豺

此等事恐非
蕭答與一跌
不收將恩成
怨非嘉謀
也

狼見拘異域痛心疾首向日能忘殿下清年
宙紹茲鴻緒悠悠之人不可問到戶說其塗炭至
此咸謂殿下為之殿下既殺人父兄孤人子弟人盡
誰也誰與為國但魏之精銳盡萃於此犒師之
禮非無故事若殿下為設享會因請于謹等為
歡彼無我虞當相率而至預伏武士因而斃之
分命果毅掩其營壘斬馘逋醜俾無遺噍江陵
百姓無而安之文武官寮隨即詮授既荷更生
之意孰不忻戴聖明魏人懾息未敢送死王僧辯

之徒折簡可致然後朝服濟江入踐皇極纘堯
復禹萬世一時畧刻之間大功可立古人云天與
不取反受其咎時至不行反受其殃願殿下恢
弘遠略勿懷匹夫之行誓不從謂德毅曰卿之此
策非不善也然魏人待我甚厚未可背德若遽
爲卿計則鄧祈侯所謂人將不食吾餘也旣而
闔城長幼被虜入關又失襄陽之地誓乃追悔
曰恨不用尹德毅之言以至於此又見邑居殘毀
干戈日用恥其威略不振常懷憂憤乃著愍時

賦以見意其詞曰嗟余命之舛薄竇賦運之途
屯旣殷憂而彌熾復坎壈以相隣晝營營而
晚夜耿耿而通晝少望否極而云泰何杳杳而無
津悲晉璽之遷拙痛漢鼎之移新無田范之明
略愧夷齊之得仁遂胡顏而苟免謂小屈而或
申豈妖沴之無口何國步之長淪恨少生而輕
弱本無志於瓜分謝兩章之雄勇憇二東之英
華豈三石於杜預引異五馬於琅邪直受性而好
善類蓬生之在棘翼無咎而雨沾慶將保靜而

蠲邪何昊穹之加惠值上帝之紆奢神州鞠爲
茂草赤縣遠於長蛇徒仰天而太息空撫衿而
咨嗟惟古人之有懷尚或感於知己况託夢於霄
極寵渥流於無已或小善而必褒時片言而見美
昔待罪於禹川歷三考而無紀獲免戾於明時
遂超隆於宗子始解印於稽山即驅傳於湘水彼南
陽之舊國實天漢之嘉祉既川岳之形勝復龍
躍之基趾此首出貞之謬及謂維城之足恃值諸
侯之攜貳遂留滯於樊川等勾踐之絕望同重

耳之終焉望南枝而灑淚或東顧而潺湲
之情何極首立之思邈然忽值魏師入討于彼
南荆既車徒之赭赫遂一鼓而陵城同寤生之舍許
等小白之全邢伊社稷之不泯實有感於恩靈
矧吾人之固陋迫飄薄於流萍忽沉滯於茲土
復暮月而無成昔方千而畿甸今七里而磐縈
寡田邑而可賦闕丘井而求兵無河內之資待
同榮陽之未平夜騷騷而擊柝晝子子而揚旌
烽凌雲而迥照馬伏櫪而悲鳴既有懷於斯日

亦焉得而云寧彼雲夢之舊都乃標奇於昔者
驗往記而瞻今何名高而實寡寂寥并邑荒涼
原野徒揄揚於宋三空稱嗟於司馬南方卑而
歎屈長沙濕而悲賈余家國之一匡庶興周而
祀夏忽縈憂而北屈豈年華之天假加以狗盜
鼠竊蜂蠆狐狸羣圍隸而為寇聚臧獲而成
師窺觐津渚跋扈江眉屢征肇於殷歲頻戰起
於軒時有扈興於夏典沐邑著於周詩方叔振
於蠻貊伯禽捷於淮古在逋穢其能幾會斬馘

而寒旌彼積惡之必稔一天靈之我欺交川
之云擁理惆悵而未怡一在位八載年四保
定二年二月薨其羣臣等葬之於平陵諡曰
宣皇帝廟號中宗一嘗少有大志不拘小節雖多
猜忌而知人善任使撫將士有恩能得其死
力性不欲酒安於儉素事其母以孝聞又不好聲
色尤惡見婦人雖相去數步遙聞其臭經御婦
人之衣不復更着又惡見人髮白事者必方便
以避之其在東揚州頗放誕省覽簿領好為

戲論之言以此獲譏於世篤好文義所著文集十五卷內典華嚴般若法華金光明義疏四十卷竝行於世答疆土既狹居常怏怏每誦老馬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未嘗不盱衡扼腕歎咤者久之遂以憂憤發背而歿高祖又命其太子歸嗣位年號天保

歸字仁遠答之第三子也機辯有文學善於撫御能得其下歡心嗣位之元年尊其祖母龔太后曰太皇太后嫡母王皇后曰皇太后所生曹

太后薨謚曰貞靜曰
太后九月其不妃又
巴州刺史戴僧胡榮來附賊

於歸仍請兵陳壽上言壽次高祖詔衛公直督荊州撫管壽景宣大將軍元定等赴之歸亦遣其柱國王壽率兵二萬會於巴陵既而與陳將吳明徽等戰於地口三軍不利元定遂沒歸大將軍壽唐等亦為陳人所虜長沙巴陵

竝陷於陳衛
公直乃歸罪於魯之桂國
歸雖以退敗
不獨在亮然不致遠命
遂味之吳
明徹乘勝攻
剋廣河東郡
遣其守將
許孝敬明
年明徹進攻
江陵引江水灌城
壽出頌紀南
避其銳江陵
副總管高琳與其尚書僕射王操
拒守歸馬士
千主馬志吉
徹等擊明徹敗之
明徹退保公安
歸乃還江陵
歸之八年陳又遣其司
空章昭達攻
不寇江陵
總管陸騰及歸之將士
擊走之昭達
遂又寇章陵
之青泥歸令其大將

許世武赴援
不為昭達所破
初華皎數僧朝從
衛公直與陳
人戰敗率其麾下數百人歸於歸
歸以皎為司
三封江夏郡公
以僧朔為車騎將
軍封吳興縣
侯壽之十年皎來朝
至襄陽請衛
公直曰梁主
既失江南諸郡
民少國貧
朝臣興工
繼絕理宜資
藉豈使秦桓楚
莊獨擅救而後
陳之美望借
數州以禪梁國
直然之乃遣使言
狀高祖高祖
許之詔以基平都三州歸之於歸
及高祖平齊
歸朝於齊高祖
以禮接之

未之重也歸知之後因宴承閒乃陳其父荷大
祖拯救之恩亦以二國艱虞存齒荷角之事親
理辯暢因涕心之流高祖亦為之歎歎自是大
加賞異禮遇口後復高祖復與之宴齊氏故臣
陀列長又亦為高祖指謂壽三足登拜焉朕
者也歸曰長又亦能輔梁魏故說堯高祖亦
及酒酣高祖又命珽
梁主盡歡亦起
舞平歸曰陛下既

高祖大悅賜雜絹萬段良數十匹并賜齊後
主妓妾及堂所米五百里馬以遺之及隋文
帝執政尉遲迥主謙司馬河難等各起兵時高
將帥皆密請興帥與迥等為連衡之勢進可以
盡節於周氏退可以席去山南歸國以為不可
然而消難奔陳迥等相次破滅隋文帝既踐極
恩禮彌厚遣使賜金三百兩銀三千兩布帛萬段
馬五百匹開皇二年隋文帝備禮納華文為貴
三妃又欲以兵子瑒尚蘭陵公主言定一書江陵

管歸等制其國四年歸來朝長安隋文帝甚敬
待之詔歸位在三公之上賜練高車珍玩稱是及
還親執其手謂之曰梁主父滯荆楚未復奮都
故鄉之念豈輕懷抱朕當振旅長江相送旋反
耳歸在位二十三年四十四五年五月薨其奉
臣葬之於顯陵謚曰孝明皇帝廟號世宗歸孝
悌慈仁有君人之量四時祭享未嘗不悲慕流涕
性尤儉約御下有方境內稱治所著文集及孝
經周易義記及大小
幽微行於世隋文帝

命其太子蕭琮嗣位年號廣運

琮字溫文性惆儻不羈博學有文義兼善弓
馬初封東陽王尋立為皇太子及嗣位隋文帝
徵琮叔父岑入朝因留不遣爰置江陵摠管以
監之琮之二年隋文帝又徵琮入朝琮率其臣下
二百餘人朝于長安隋文帝仍追武鄉公崔弘
度將兵戍江陵軍至荊州琮叔父巖及弟獻等
懼弘度掩龍衣之遂虜居民奔于陳隋文帝於是
廢梁國曲赦江陵死罪給民復十年梁二主各給

守墓十戶尋拜琮為柱國封莒國公自嘗初即位歲在乙亥至是歲在丁未凡三十有三歲矣
答子嶽追謚孝惠太子嶽封安平王岌東平王岑河間王後改封吳郡王歸子瓛義興王瑒晉陵王璟臨海王珣南海王瑒義安王瑒新安王答之在藩及居帝位以祭大寶為股肱王操為腹心魏益德尹正薛暉許孝敬薛宣為爪牙甄玄成劉盈岑善方傅雄褚珪蔡大業典眾務張綰以舊齒處顯位沈重以儒學蒙厚禮自餘多

所獎拔咸盡其器能及歸策業親賢用將相則華皎殷亮劉忠義宗室則蕭欣翼民望則蕭確謝溫柳洋王湜徐岳外戚則王凝王誦殷璉文章則劉孝勝范迪沈君游君公柳信言政事則袁敞柳莊蔡延壽甄詡皇甫茲故能保其疆土而視其民人為今歲答子嶽等及奏實以下尤著者附于左其在梁陳隋已有傳及歸諸子未任職者則不兼錄
答字道遠答之長子也母曰宣靜皇后勿取

有成人之量譽之為梁主立為世子尋病卒及
譽稱帝追謚焉

巖字義遠譽第五子也性至厚善於無接歷侍
中荊州刺史尚書令太尉太傅入唐授平泉
將軍東揚州刺史及陳亡百姪推巖為主以禦
隋師為總管宇文述所破伏法於長安

安身第六子也性淳和幼而好學位至侍中中
衛將軍巖之五年卒贈侍中司空謚曰孝
子智遠譽第八子也位至太尉性簡貴御下

嚴整及琮嗣位自以少主重屬尊頗有不法故陸

文徵入朝拜大將軍封懷義郡公

璫字欽文歸第三子也幼有令譽能屬文特為

歸所愛立至荊州刺史初隋師至荊州梁

百察咸恐懼計無所出唯璫建議南奔入陳

待中安東將軍吳州刺史及陳亡吳人推為主

以禦隋師戰而敗吳巖同時伏法

蔡大寶字敬位濟陽考城人祖履齊尚書祠部

郎父點梁尚書儀曹郎高亮州別駕大寶少孤

而篤學不倦善屬文初以明經對策第一解褐
武陵王國左常侍嘗以書一僕射徐勉大為勉
所賞與乃令與其子遊處所有遺籍盡以給之
遂博覽羣書學無不綜嘗初出第勉仍薦大
寶為侍讀兼掌記室尋除尚書僕曹郎出鎮
會稽大寶自記室領長流營蒞襄陽遷諮議
參軍及梁元帝與河東王譽結隙嘗令大寶使
江陵以觀之梁元帝素知大寶見之甚悅乃示
寶所制之公覽賦令注解焉三日而畢元帝大定

賞之贈遺宜厚上書曰還白卷云湘東必不具
圖禍亂將作不可下援臺城嘗納之及為梁
主除中書侍郎兼吏部掌大選事領襄陽太
守遷負外散騎常侍吏部郎俄轉吏部尚書
軍國之事咸委決焉加授大將軍遷尚書僕射
進號輔國將軍又除使持節宣惠將軍雍州
刺史嘗於江陵稱帝徵為侍中尚書令參掌選
事又加雲麾將軍荊州刺史進位柱國專師將
軍領太子少傅轉安前將軍封安豐縣侯邑一

二十後身入朝領太子少傅壽嗣位再授司空
中書監中書大將軍領吏部尚書固讓司空許
之加特進壽之三年卒壽哭之慟自卒及葬三
臨其喪贈司徒進爵為公謚曰文凱配食於魯廟
大寶性嚴整有知謀雅達政事文詞贍速於
之章表書記教令詔冊並大寶專掌之發言推心
委任以為謀主時人以譽之有大寶猶劉先主之
有孔明焉所著文集三十卷及尚書義疏並行
於世有四子次子延壽或傳少經籍尤善

當世之務尚管文宣成公主歷中書郎尚書右
丞吏部郎御史中丞從公入隋授開府儀同三
司秘書丞終於成州刺史大寶弟大業
大業字敬道有至行父沒居喪過禮性寬恕學
涉經史有將命材屢充使詣闕初以西中郎府
參軍隨營之鎮營稱帝歷尚書左丞開遠將軍
監利郡守散騎常侍衛尉卿壽嗣位遷都官尚
書除貞觀將軍潼川太守入為左民尚書大常
卿壽之七年卒贈金紫光祿大夫謚曰簡有五

于允恭最知名起家著作佐鄴太子舍人梁滅
入陳拜尚書庫部郎陳亡入隋授起居舍人
王操字子高其先太原晉陽人也嘗母龔氏之
外弟也祖靈慶海鹽令父景休臨川內史操性
敦厚有籌略博涉經史在公恪勤初為詹外兵
參軍親任亞於蔡大寶答承制除尚書左丞及
稱帝遷五兵尚書大將軍鄆州刺史尋進位柱
國封新康縣侯歸嗣位授鎮右將軍尚書僕射
及吳明徹為寇山南紀南循將士莫不

南命明徹既退江陵獲全操之力也遷侍中中
衛將軍尚書令開府儀同三司參掌選事領荆
州刺史操既位居朝右每自挹損深得當時之
譽歸之十四年卒歸喪哀於朝堂流涕謂其羣
臣曰天不使吾平蕩江表何奪吾賢相之速
也及葬親祖於瓦官門贈司空追爵公諡曰
康節有七子次子衡最知名有文學之家秘書
郎歷太子洗馬中書黃門侍郎
魏益德襄陽人也有才幹膂勇遇人歎從軍征

討以功累遷至都督督在襄陽以益德為其府
司馬督承制拜將軍尋加大將軍及督稱帝進
位柱國封上黃縣侯邑千戶加千騎將軍督之
二年卒贈司空謚曰忠壯進爵為公歸之五年
以益德配食督廟

尹正其先天水人督蒞雍州正為其府中兵參
軍擒張續獲杜岸皆正之力督承制以為將軍
拜大將軍及稱帝除護軍將軍進位柱國封
新野縣侯邑千戶督之
二年卒贈開府儀同三

司謚曰剛
二年以正配食督廟子德毅多
權略位至大將軍後以百元疑賜死

薛暉河東人也
有才略身長八尺形貌甚偉嘗

督禁旅為督爪牙當禦侮之任與尹正並獲杜

岸於南陽督承制拜將軍尋加大將軍進位柱

國除領軍將軍歸之二年卒贈開府儀同三司

有六子子建子尚知全

許孝敬吳人小名嗣兒
勁勇過人為督統將以

大將軍守河東既無北
後為吳明徹所擒遂殺

於建康市贈車騎太守... 將軍好勇不拘行檢... 盡鬱鬱不得志遂謀... 軍李廣會稽人早吉... 先登力戰及華皎軍... 廣辭色不屈遂被室... 曰忠武

甄玄成字敬平中山人博達經史善屬文少為簡文所知以錄事...

如此不誅可謂無法

室參軍堂書記頗參政事以江陵甲兵殷盛遂懷貳心密書與梁元帝申其誠計遂有得其書者進之於管管深信佛法常願不殺誦法華經以此獲免管後見之常

待法華經方... 官之六年卒贈侍中護

集二十卷... 謝少沈敏閑習政事

歷中書舍人為書... 從琮入隋授開府儀同

三司... 少卿

劉盈彭城人以西中郎亦錄事參軍隨營之鎮
有器度勤於爲公營之富國經謀頗得參預歷
黃門郎中書監雍州刺史尚書僕射歸之七年
卒贈本官第三子然亦頗知名隋鷹擊郎將
岑善方字思義南陽棘陽人漢征南大將軍彭
之後也祖惠甫給事中心祖散騎侍郎善方有
器局博綜經史善於辭令以刑獄參軍隨營至
襄陽營初請內附以善方兼記室充使詣關應
蜀賊敬深爲太祖所嘉自此往來凡數十反魏

恭帝二年授驃騎大將軍
寧縣公營之承制也授中書舍人遷襄陽郡守
及稱帝徵爲太舟卿領中書舍人轉太府領舍
人如故尋遷散騎常侍部尚書善方性清慎
有當世幹能故營委以機密營之七年卒贈太
常卿諡曰敬所著文集十卷有七子並有操行
之元之利之象最知名之元太子舍人早卒高
祖錄善方充使之功進之利之象入朝授之利
神都營代王記室參軍後仕隋歷安國令擢義

江三州司馬零陵郡丞之象嘗武中士隋文帝
相府參軍事後仕隋歷尚書虞部員外郎邵陵
上宜渭南邯鄲四縣令
傳准北地人祖熙金紫光祿大夫父諱湘東王
外兵參軍准有文才善詞賦以西中郎參軍隨營之
鎮官至度支尚書歸之七年卒贈太常卿諡曰
敬康所著文集二十卷有二子曰秉曰執並材
兼文史秉尚書右丞中書舍人尚書左丞
宗如周南陽人有才學上詳雅以府僚隨會

歷黃門散騎列卿後至度支尚書歸之九年卒
如周面狹長以法華經云聞經隨喜面不狹長
嘗戲之曰卿何為誇經如周跋踏自陳不諉答
又謂之如初如周懼出生蔡大寶大寶知其旨
笑謂之曰君當不誇餘經故應不信法華耳如
周乃悟又嘗有人訴事於如周謂為經作如州
官也乃曰某有屈滯故來訴如州官如周曰爾
何小人敢呼我名其人慙謝曰祇言如州官作
如州不知如州官名如周耳知如州官名如周

不敢喚如州官作如周如司乃突曰令卿自責
見侮反深衆咸服其寬雅有七子希顏希華知
名希穎有文學仕至中書舍人希華博通經術
爲荆楚儒宗

蕭欣梁武帝弟安成康王彥之孫煬王機之子
也幼聰警博綜墳籍善屬文嘗踐位以欣襲
機封歷侍中中書令尚書僕射尚書令歸之二
十三年卒贈司空欣與柳信言當歸之世俱爲
一時文宗有集三十卷又著梁史百卷遭亂失本

柳洋河東解人祖愔尚書左僕射父昭中書侍
郎洋少有文學以禮度自拘與王湜俱以風範
方正爲當時所重位至吏部尚書出爲上黃郡
守梁國廢以郡縣隋授開府儀同三司尋卒
徐岳東海人尚書左僕射開府儀同三司簡肅
公勉之少子也少方正博通經史初爲東陽王
琮師琮爲皇太子授詹事及嗣位除侍中左民
尚書俄遷尚書僕射從琮入隋授上開府儀同
三司終於陳州刺史子凱祕書郎岳兄矩有文

學善史事頗顯於貨賄位至度支尚書子敬鴻
臚卿

王浚琅邪臨沂人祖琳侍中太府卿父錫侍中浚少
有令譽尚書妹廬陵長公主歷秘書郎太子舍人
宣城王友廬陵內史嘗踐位授侍中吏部尚書
歸之四年使詣關卒於賓館侍中右光祿大夫子
瓘有文詞黃門侍郎浚弟湜方雅有器識位至都
官尚書歸之二十年卒子懷祕書郎隋沔陽令
范迪順陽人祖績尚書左丞父胥鄆陽內史

楊祥善屬文

中書黃門侍郎尚書右丞散

帝侍歸之十七年卒有文集十卷子東迪第

通文采少於地而經術過之位至中衛東平王

長史

沈君游吳興人祖僧翼左民尚書父巡京陽太

守君游博學有詞采位至散騎常侍歸之十二

年卒有文集十卷第君公有幹局美風儀文章

與正特為歸所重歷中書黃門侍郎御史中丞

自都官尚書為義興王獻師從獻奔原侍中太

子詹亭隋平陳以獻同謀度江伏誅

袁敞陳郡人祖昂司空父士俊安成內史敞少
有器量博涉文史以吏部郎使詣關時三者以
敞班在陳使之後敞固不從命主者詰之敞對
曰昔陳之祖父乃梁諸侯之下吏也棄忠與義
盜有江東今大周朝宗萬國招攜以禮若使梁
之行人入在陳人之後便恐彝倫失序豈使臣之
所望焉主者不能屈遂以狀奏高祖喜之詔
敞與陳使異日而進還以稱旨遷侍中轉左

尚書從琮入隋授開府儀同三司終於譙州刺史

史子謚謙

史臣曰梁主任術好謀知賢養士蓋有英雄之
志霸王之略焉及淮海版蕩骨肉猜貳擁衆自
固稱藩內款終能據有全楚中興頽運雖土宇
殊於舊邦而位號同於曩日貽厥自遠享國數
世可不細明賢哉嗣子纂承舊業增修遺構賞
罰得衷舉厝有方密邇寇讎則威略具舉朝
宗上國則聲猷遠振豈非繼世之令主乎

此等以自轉
騰寫千篇
一律開有異
說從何考証
好奇探異
究同說凡有
何益哉况前
有魏後有
隋數年之
強講何異

示上國以整肅處刑宜非繼世之令主乎

信於來世舉世皆有大密嚴密緝以海細具舉勝

其可不昭昭實若編于繁承書業實外貴對賞

未成書也而宜報同公曩日胡胡自處其國效

固無甚內效然論難有全焚中興所製編士平

志羅王之細其及封封封骨肉計有對舉自

史曰曰宋主封封封封封封封封封封封封封

第四十

周書四十八

列傳第四十一

周書四十九

異域上

令狐

德榮

等撰

高麗

百濟

蠻

獠

宕昌

鄧至

域刪之可也

白蘭

氏

借胡

庫莫奚

蓋天地之所覆載

大日月之所臨照至廣

矣然則萬物之內

寡而禽獸多兩儀

之間中上局而庶

小之鄒詭詭怪之迹實

繁考之山經奇譎

一周孔存而不論是

非紛而莫辨

下黷或於還方

武士馬疆盛肆志於遠略匈奴既却其國已
 大馬既來其民亦困是知鴈海龍堆天所以絕
 夷夏也炎方朔漠地所以限內外也况乎時非
 秦漢志甚羸劉違天道以求其功殫民力而
 從所欲顛墜之譽亦固不旋踵是以先王設教
 內諸夏而外夷狄往哲垂範美樹德而鄙廣地
 雖禹迹之東漸西被不過海及流沙王制之自
 北徂南裁稱穴居交趾豈非道貫三古義高百
 代者乎有周承垂八亂之後屬戰爭之日定四

表以武功安三浦遂以權道趙魏尚梗則結姻於
北狄廐庫未實則通好於西戎由是德刑具舉
聲明遐洎卉服訖此裘輻湊於屬國商胡販客填
委於旗亭雖東不哈漏三吳之地南巡阻百越之
境而國威之所及開服風化之所覃被亦是爲弘
矣其四夷來朝聘者今並紀之於後至於道路
遠近物產風俗詳諸前史或有不同斯皆錄
其當時所記以備遺闕云爾

高麗者其先出於夫餘自言始祖曰采蒙河伯女

感日影所孕也朱女豕長而有材略夫餘人惡而
逐之土于紇斗骨城以自號曰高句麗仍以高爲
氏其孫莫來漸盛數于夫餘而臣之莫來裔孫璉
始通使於後魏其地東至新羅西渡遼水二千
里南接百濟北隣靺鞨鞞千餘里治平壤城其城
東西六里南臨湫水山城內唯積倉儲器備寇賊
至日方入固守三則別爲宅於其側不常居之
其外有國內城及漢城亦別都也復有遼東玄
菟等數十城皆置官司以相統攝大官有大對盧

次有太六兄六兄小兄六兄息侯奢為拙太大使者
大使者小使者禱古首醫屬仙人并禱薩氏十
等分掌內外事焉六大對盧則以彊弱相陵奪
而自為之不由三之署也其刑法謀反及叛
者先以火焚焚然後斬首籍其家盜者十餘
倍徵賦若貧不能備及負公私債者皆聽評其子
女為奴婢以償之丈夫衣同袖衫大口袴白韋帶
黃草履其冠曰骨蘇又以此系羅為之雜以金銀
為飾其有官品者又插二鳥羽於其上以

異之婦人服裙襦裙袖皆為襦五經三
又三國志晉陽秋兵器有甲弩弓箭戟稍等
稅則絹布及粟隨其所有量貧富差等輸
之土田墾薄居處節儉然尚容止多詐偽言辭
鄙穢不簡親疎乃至同川而浴共室而寢風俗
好無不以為愧有遊女者夫無常人婚娶之禮
略無財幣若受財者謂之賣婢俗甚恥之父母
及夫喪其服制同於華夏元多則限以三月
等節佛法尤好淫祀又有神廟二所百六

刻亦作婦人之象一曰登高神云是其地相
神之子並置官司遣人守護蓋河伯女與宗
云建五世孫成大統十二年遣使獻其方物
死于湯立建德六年湯又遣使來貢高祖拜湯
為上開府儀同大將軍遼東郡開國公遼東王
百濟者其先蓋馬韓之屬國夫餘之別種有仇
合者始國於帶方故其地界東極新羅北接高
句麗西南俱限大海東西四百五十里南北九百
餘里治固森城其外更有五方中一方曰吉沙城

東方曰得安城南方曰久知下
城北方曰熊津城王姓夫餘氏號於羅
夏言拉王也事號於陸夏言妃也宮有十六品
建德五人一品建德三十人二品恩率三品德率四
品松率五品奈率六品六品已上冠飾銀華將德七
品紫帶施德八品皂帶固德九品赤帶李德十
品青帶對德十一品文贊十二品皆黃帶武贊
三品位置十四品振武十五品克虞十六品皆白帶
自恩率以下官無常負各有部司分掌衆務內

官有前內部穀部肉部內掠部外掠部馬部
部力能部藥部木部法部後官部外官有司
部司兵部司空部司寇部點口部客部外舍部
諸日官部都市部都下有萬家分爲三部曰上
部前部中部下部後部統兵五百人五方各有方
一入以連率爲之郡將三人以德率爲之方統
一入二百人以下七百人以上城之內外民庶及餘
城成分肄焉其衣服男子略同於高麗若朝
祭祀其冠兩箱加翅爲事則不拜謁之以禮兩

手據地爲婦人衣以袍而袖微大在室者編
髮蓋於首後垂一道爲飾出嫁者乃分爲兩道焉
兵有弓箭刀稍俗重騎射兼愛墳史其秀異者
頗解屬文又解陰陽五行用宋元嘉曆以建寅
月爲歲首亦解醫藥筮占相之術有投壺博
蕩等雜戲然尤尚弈碁僧尼寺塔甚多而無道
士賦稅以布絹絲麻及米等量歲豐儉差等
輸之其刑罰反叛是軍及殺人者斬盜者流其
賊兩倍徵之婦人犯姦者沒入夫家爲婢婦要

之禮略同蓋俗父母及夫死者三年治服餘規則
葬訖除之土田下濕氣候溫暖五穀雜葉菜蔬及酒
醴饋饌樂品之屬多同於內地唯無駝驢騾羊
鴉鴨等其三以四仲之月祭天及五帝之神又每
歲四祠其始祖仇台之廟自晉宋齊梁據江左
後魏定中原並遣使拜謁兼受封拜齊氏擅
夏其王隆亦遣使焉隆死子昌立建德六年
齊滅昌始遣使獻方物宣政元年又遣使來獻
後漢類蕃衍散處江淮之間

豫之郡憑險

世為寇亂逮魏人失馭其

滋其有冉氏向氏

氏者陬落尤盛餘則大者

萬家小者千戶更

示樹僭稱王侯屯據三峽

斷遏水路荆蜀行人至有假道者太祖略定伊

瀍聲教漸被諸蠻畏威靡然向風矣大統五年

蔡陽蠻王魯超明內屬以為南雍州刺史仍世

襲焉十一年蠻王梅勒特來貢其方物尋而

師田社清及沔漢諸蠻擾動大將軍楊惠

之其後蠻師杜青和自稱巴州刺史以州人附

朝廷因其所稱而授之有和後遂反攻國東梁
州其唐州蠻田魯嘉亦叛自號豫州伯三雄據
景宣等前後討平之語在泉仲導及景宣傳魏
廢帝初蠻酋樊合舉落內附以爲淮地三州請
軍事淮州刺史淮安郡公于謹等平江陵諸蠻
騷動詔豆盧瑩蔡祐等討破之魏恭帝二年蠻
酋宜民王田興彥比荊州刺史梅季昌等相繼
款附以興彥季昌並爲開府儀同三司加季昌
洛州刺史賜爵石臺侯八年後巴西人譙淹扇動

羣蠻以附於梁蠻帥向鎮侯向日虓等應之向
五子王又攻信州田烏度田都唐等抄斷
江路文子榮復據荊州之汝陽郡自稱仁州刺
史并隣州刺史蒲微亦舉兵逆命詔田弘質若
敦潘招李遷招討破之語在敦及遷招楊雄等
傳或初文州蠻叛州選軍討定之尋而冉令
賢向五子三等又攻陷白帝殺開府楊長華遂
相率作亂前後遣開府元契趙剛等搃兵出討
雖頗剪其族類而元惡未除天和元年詔開府

陸騰嘗王亮司馬裔等討之騰水陸俱進次于湯口先遣喻之而令賢方增浚城池嚴設扞禦遣其長子西黎次子南王領其支屬於江南險要之地置立十城遠結沔陽蠻爲其聲援令賢率其精卒固守水邏城騰乃摠集將帥謀其進趨咸欲先取水邏然後經略江南騰言於衆曰令賢內恃水邏金湯之險外託沔陽輔車之援兼復資糧充實器械精新以我懸軍攻其嚴壁脫一戰不克更成其氣不知頓軍湯口先

取江南剪其羽毛然後進軍水邏此制勝之計也衆皆然之乃遣開府王亮率衆渡江旬日攻拔其八城凶黨奔散獲賊帥冉承公并生口三千人降其部衆一千戶遂簡募驍勇數道入攻水邏路經石壁城此城峻嶮四面壁立故以名焉唯有一小徑緣梯而上蠻蠻以爲峭絕非兵衆所行騰被口先登衆軍繼進備經危阻累月乃得舊路騰先任隆州掾管雅知臺帥冉伯犁冉安而與令賢有隙騰乃招誘伯犁等結

為父子又多遺其金帛伯犁等悅遂為鄉導
水邏側又有石勝城者亦是險要令賢使兄子
龍真據之騰又密誘龍真云若平水邏使其代
令賢處龍真大悅密遣其子詣騰騰乃厚加禮
接賜以金帛蠻貪利既深仍請立効乃謂騰
曰欲翻所據城恐人力寡少騰許以三百兵助之
既而遣二千人銜枚夜進龍真力不能禦遂平
石勝城晨至水邏蠻眾大潰斬首萬餘級虜獲
萬口令賢遁走追而獲之并其子弟等皆斬之

司馬裔又別下其二十餘城獲蠻帥丹三公等
騰乃積其骸骨於水邏城側為京觀移蠻眾於
見輒大號哭自此狼戾之心輟矣時向五子王
據石黔城令其子寶勝據雙城水邏平後類道
喻之而五子王猶不從命騰又遣王亮之弟
司馬裔屯雙城以圖之騰慮雙城孤峭攻未可
賊若委城奔散又難追討乃令將軍周回立於
其走路賊乃大駭於是縱兵擊破之五子王
王於石黔獲寶勝於雙城悉斬諸酋悉

馬餘口信州舊治白帝騰更勢別備志云...
八傳之北臨江岸築城移置...
信陵村歸並是破中要險於是...
以為襟帶焉天和六年蠻...
驥又反詔大將軍趙...
懼息不復為寇矣

獠者蓋南蠻之別種自漢中達...
間在所有皆有俗多不辨姓氏...
男女唯以長幼次第呼之其...
阿段所生

知人阿夷阿第之類皆其語之次第...
則羣羊聚怒則相殺雖父子兄弟亦手刃之...
避相掠奪不避親戚被賣者號叫不服逃竄...
避之乃將買人指搗捕逐若追亡叛獲便縛之...
但經被縛者即服為賤隸不敢更稱良矣俗畏...
乃言賣以祭祭焉往往推一酋帥為王亦不...
遂相統攝自江左及中州遠有巴蜀多恃險不...
履大恒平梁益之後今所在撫慰其與華民...

后者亦頗從賦役然天性暴亂定三德動每歲
命隨近州鎮出兵討之獲其口以充錢諒
之為歷獠焉後有商旅往來者亦資以為
公卿逮于民庶之家有獠口者多矣魏恭帝三
年陵州木籠獠反詔開府陸騰討破之俘斬
萬五千人保定二年鐵山獠又反詔斷江路陸
騰復攻拔其三城虜獲三千人降其桓三萬落語
在唐傳天和三年梁州恒稜獠叛摠管長史
張彥遠討之軍次巴州文表欲率眾徑往電吏

曰此獠旌拒日又部衆甚彊討之者皆四面攻
之以分其勢今若大軍直進不遣奇兵恐併力於
我未可制勝文表曰往者既不能制之今須別為
進趣若四面遣兵則獠降走路絕理當相率以死
拒戰如從一道則吾得示威恩分遣使人以理曉
諭為惡者討之歸善者撫之善惡既分易為經
略事有變通奈何欲遵前轍也文表遂以此
意逼令軍中時有從軍執獠多與恒稜親識
即以實報之恒稜獠相與聚議猶豫之間文表

軍已至其界獠中先有二路路稍平一路極險
俄有生獠酋帥數人來見文表曰我恐官軍不悉
山川請爲鄉導文表謂之曰此路寬平不須導
引卿但先去好慰諭子弟也乃遣之文表謂其
衆曰向者獠帥語吾從寬路而行必當設伏要
我若從險路出其不虞獠衆自離散矣於是勒
兵從險道進其有不通之處隨即治之乘高而
望果見其伏兵獠旣失計尹攜妻子退保險要
文表頓軍大蓬山下示以禍福遂相率來降文表

皆慰撫之仍徵其稅租無敢動者後除文表
爲蓬州刺史又大得獠和建德初李暉爲梁
州總管諸獠亦並從附然其種類滋蔓保據巖
壑依林走險若履平地雖屢加兵弗可窮討
性又無知殆同禽獸諸夷之中最難以道義招
懷者也

宕昌羗者其先蓋三苗之胤周時與庸蜀微虜
等八國從武王滅商漢有先零燒當等世爲邊
患其地東接中華西通西域南北數千里姓別

自爲部落各立酋帥皆有地分不相統攝宕昌
即其一也俗皆土著居有棟宇其屋織犛牛尾
及殺羊毛覆之國無法令又無徭賦唯征伐之
時乃相屯聚不然則各事生業不相往來皆衣
裘褐牧養犛牛羊豕以供其食父子伯叔兄
弟死者即以其繼母世叔母及嫂弟妹等爲妻俗
無文字但候草木榮茂以記歲時二年一相聚
殺牛羊以祭天有梁勣著世爲酋帥得羗豪
心乃自稱王焉其界自仇池以西東西千里帶水

以南北數百里地多山阜部衆二萬餘落
孫彌忽始通使於後魏太武因其所稱而授之曰
彌忽至公定九世每脩職貢不絕後見兩魏分
隔遂懷背誕永熙末公定乃討吐谷渾寇金城
大統初又率其種人入寇襲行臺趙貴督儀同
侯莫陳順等擊破之公定懼稱蕃請罪太祖
捨之拜撫軍將軍四年以公定爲南洮州刺史要
安善王後改洮州爲岷州仍以公定爲刺史是歲
秦州濁水羗反州軍討平之七年公定又舉兵入

寇獨孤信時鎮隴右詔信率衆復討之軍未至
而公定爲其下所殺信進兵破其餘黨朝廷方
欲捨懷殊俗乃更以其弟彌定爲宕昌王十六年
彌定宗人獠甘藺奪其位彌定來奔先是老
酒傍乞鐵葱等因公定反叛之際遂據衆據渠林
川與渭州民鄭五醜扇動諸寇阻兵逆命至是
詔大將軍宇文貴豆盧寧涼州刺史史寧等率兵
討獠甘等並擒斬之納彌定而還語在貴等傳
其後老酋東念祖輩廉俱和等及大將軍豆盧
王勇等前後討平之保定初彌定遣使獻
物三年又遣使獻生猛獸四年彌定寇洮州
管季賢擊走之是歲彌定又引吐谷渾寇石
門戍賢復破之高祖怒詔大將軍田弘討滅之
以其地爲宕州

鄧至羌者寇之別種也有像舒治者世爲白水
酋節自稱王焉其地北與宕昌相接風俗物產亦
與宕昌略同自舒治至檐析十二世魏恭帝元年
檐析失國來太六祖令章武公道率兵送復之

白蘭者菟之別種也其地東北接吐谷渾西北
至利模徒南界鄯鄂風俗物產與宕昌略同保
定元年遣使獻犀甲鐵鎧

氏者西夷之別種三代之際蓋自有君長而世
朝見故詩稱自彼氐羗莫敢不來王也漢武帝
滅之以其地爲武都郡自沂渭抵於巴蜀種類
寔繁漢末有氐帥楊駒始據仇池自頃最爲彊族
其後漸盛乃自稱王至裔孫纂爲符堅所滅堅
敗其族人定又自稱王定爲乞伏乞歸所殺定從

弟盛代有其國世受魏氏封拜亦通使於江左然
其種落分散叛服不恒隴漢之間屢被其害盛
之苗裔曰集始魏封爲武興王集始死子紹先立
之僭稱大號魏將傅豎眼滅之執紹先歸諸京
師以其地爲武興鎮魏氏洛京未定天下亂紹
先奔遷武興復自立爲王太祖定秦隴紹先稱藩
送妻子爲質大統元年紹先請其妻女太祖奏
魏帝還之紹先死子辟邪立四年南岐州氏符安
壽反攻陷武都自號太白王詔大都督侯莫陳

順與滑州刺史長孫澄討破之安壽以其衆降
九年濟水氏酋李鼠仁據險作亂氏帥梁道顯
叛攻南由太祖遣與蓋趙昶慰諭之鼠仁等相
繼歸附語在昶傳十年於武興置京益州以辟
邪爲刺史十五年安夷氏復叛趙昶時爲郡守
收其首逆者二十餘人斬之餘衆乃定於是
昶行南秦州事氏帥蓋開等相率作亂開據北
谷其黨覃洛聚此中楊興德符雙圍平氏城姜
樊噲亂武階西結宕昌之寇京甘共推蓋開爲主

昶分道遣使宣示禍福然後出兵討之擒蓋開
散其餘黨興州叛氏復侵逼南岐州刺史叱羅
恂遣使告急昶率兵赴救又大破之先是氏首
楊法深據陰平自稱王亦盛之苗裔也魏孝昌
中舉衆內附自是職貢不絕廢帝元年以法深
爲黎州刺史二年楊辟邪據州反羣臣復與同
逆詔叱羅恂與趙昶討平之太祖乃以大將軍字
文貴爲大都督六州諸軍事興州刺史貴威名
先著羣臣頗畏服之是歲楊法深從尉遲迴平

新軍回法深旋鎮尋與其種人楊崇集楊陳傑
各擁其衆遞相攻討趙昶時督成武沙三州諸軍
事成州刺史遣使和解之法深等從命乃分其部
落更置州郡以處之魏恭帝末武興氏反圍利
州鳳州固道氏魏天王等亦聚衆響應大將軍
豆盧寧等討平之世宗時興州人段匹及下辯柏
樹二縣民反相率攻蘭泉公氏酋姜多復率厨
中氏蜀攻陷落叢郡以應之趙昶率衆討平二
縣并斬段匹而陰平盧比二郡氏復往往屯聚與

厨中氏起心相攻而厨中氏出其不意徑入厨中
至大山坪連破七柵誅其渠率二郡並降及昶還
厨中三氏復為寇掠昶又遣儀同劉崇義宇文
琦率兵入厨中討之大破氏衆斬姜多及符肆王
等於於是三氏並平及王謙舉兵沙州氏帥開府
楊永安又據州應謀大將軍達奚儒討平之
稽胡二百步落稽蓋匈奴別種劉元海五部之苗
裔也或云山戎赤狄之後自離石以西安定以東
方七八百里居山谷間種落繁熾其俗未著亦知

種田地少桑蠶多麻布其丈夫衣服及死亡殯
葬與中夏略同婦人則多貴履貝以爲耳及頸
飾又與華民錯居其染節頗識文字然語類夷
狄因譯乃通蹲踞無禮貪而忍害俗好淫穢處
女尤甚將嫁之夕方與姪者叙離夫氏聞之以多
爲責既嫁之後頗亦防閑有犯姦者隨辜懲罰
又兄弟死皆納其妻雖分統郡縣列於編戶然輕
其徭賦有異齊民心谷阻深者又未盡役屬而凶
三時險數爲寇亂魏之烏巾有劉豸并者兵雲

陽谷自稱天子立年號者百官屬魏氏政亂力
不能討豸升遂分遣部衆抄掠居汾晉之間略無
寧歲齊神武遷鄴後始密圖之偽許以女妻豸
升太子豸升信之遂遺其子詣鄴齊神武厚爲
之禮緩以婚期豸升既恃和親不爲之備大統
元年三月齊神武潛師襲之豸升率輕騎出外
徵兵爲其北部王所殺斬首送於齊神武其衆
復立豸升第三子南海王爲主率兵拒戰齊神
武擊滅之獲其僞主及其弟西海王并皇后夫

人王公以下四百餘人歸於鄴居河西者多恃險不賓時方與齊神武爭衡未遑經略太祖乃遣黃門郎楊忠就安撫之五年黑水部衆先叛七年別以夏州刺史劉平伏又據上郡反自是北山諸部連歲寇暴太祖前後遣李遠于謹侯莫陳崇李弼等相繼討平之武成初延州稽胡郝阿保郝狼皮率其種人附於齊氏阿保自署丞相狼皮自署柱國并與其別部劉崇德共為影獵柱國豆盧寧督諸軍與延州刺史高琳擊破之二年狼

皮等餘黨復叛即大將軍韓果討之俘斬甚衆保定中離石生明數寇汾北勳州刺史韋孝寬於陰襄築城置兵糧以遏其路及楊忠與突厥使稽胡等復懷旅拒不供糧餼屯乃詐其前帥云與突厥欲回兵討之酋帥等懼乃相率供饋焉語在忠傳其後丹州綏州銀州等亦內諸胡與蒲川別帥郝三郎等又頻年逆命復詔遣突震辛威于寔等討之其種人皆降之延州總管宇文弼率衆以稽胡日有反同裔

是羅等欲邀龍衣軍盛並討斬之及其別帥
喬三勿同等五千人出雄出絳州巡檢北邊
川路稽胡帥吞回帥喬素勿同寺度河逆戰雄
復破之建德五年高祖敗齊帥於晉州乘勝逐
北齊人所棄一仗未暇收斂稽胡乘間竊出
盜而有之乃立彘升孫沒鐸為主號聖武皇帝
年曰石平六年高祖定東夏將討之議欲如
果穴齊王憲以為種類既多又小谷阻絕王帥
未可盡除且當剪其魁首餘加慰撫唐祖

之乃以憲為行軍元帥督行軍總管趙王
王儉滕王道等討之憲軍次馬邑乃分道俱
沒鐸遣其黨天柱守河東又遣其大帥穆
據河西規欲分守險要掎角憲軍憲命
王儉攻天柱滕王道擊穆支並破之斬首萬
級趙王招又擒沒鐸餘眾盡降宣政元年汾州
稽胡帥劉受盟千復反越王盛督諸軍討擒
自是寇盜頗自息
庫莫奚鮮卑之別種也其先為慕容是所破

於松漠之間以種類漸多分為五部一曰辰
主二曰莫賀弗川三曰契箇四曰木昆五曰室
每部置俟斤一人有阿會氏者景為豪帥至
部皆受其節度役屬於突厥而數與契丹相
虜獲財畜因而行賞死者則以羣牛薄裹尸懸
之樹上大統五年遣使獻其方物

史臣曰凡民肖形天地稟靈陰陽愚智本於
自然剛柔繫於水土故雨露所會風流所通九
川為紀五嶽作鎮此之謂諸夏至其地者則行

義出焉昧谷竭夷孤竹北戶限以丹徼紫塞隔
以滄海交河此之謂荒裔感其氣者則凶德成
焉若夫九夷八狄種落繁熾七戎六蠻充牣邊
鄙雖風土殊俗嗜欲不同至於貪負而無厭恨而
好亂疆則旅拒弱則稽服其揆一也斯蓋天之
所命使其然乎

列傳第四十一

周書四十九

列傳第四十一

周書四十一

命其然乎

後圖斷阻效計開領其第一中

風土和谷青岩不同至以貪而無

善者夫其夷人好軒轅

必命其交成此之謂

善由而和谷幽夷

列傳第四十二

周書四十二

異域下

突厥

吐谷渾

高昌

鄯善

焉耆

龜茲

于闐

嚙達

粟特

安息

波斯

突厥者蓋匈奴之別也。姓阿史那氏，別為部落。後為鄰國所破，盡滅其族。有一兒，年且十歲，人見其小，不忍殺之，乃削其足，棄草澤中。有狼以肉飼之。及長，與狼合，遂有孕焉。彼王聞之，

兒尚在，重遣殺之。使者見狼在側，并欲殺狼。狼遂逃于高昌國之北山，有洞穴，穴內有平壤，茂草周回數百里，四面俱山。狼匿其中，遂生十男十男，長六尺，外託妻孕，其後各有一姓，阿史那即一也。子孫蕃育，漸至數百家，經數世，相與出穴。臣於茹茹，居金山之陽，為茹茹鐵工。金山形似堽，蓋其俗謂堽蓋為突厥，蓋以人為號焉。或云突厥之先出於索國，在匈奴之北。其部落大人曰阿誘步兒，第十七人，美一目，身黃，泥師都狼所生也。誘

步等性並意癡國遂被流注四都院別感異氣
能徵名風雨變二妻云是夏神之神之女也一
孕而生四男其一變為白鴻其一國於阿爾水
劍水之間號為契骨其一國於處折水其一居賤斯
處折施山即其大兒也山上仍有阿誇步種類並多
寒露大兒為出火溫養食之咸得全濟遂共奉大
兒為主號為突厥即訥都六設也訥都六有十妻
所生子皆以母族為姓阿史那是其小妻之子也
訥都六死十母子內欲擇立一人乃相率於大樹

下共為約曰向樹跳躍能最高者即推立之阿
史那子年幼而跳最高者諸子遂奉以為主號
阿賢設此說雖殊然終狼種也其後曰土門部
落稍盛如至塞上市繒絮願通中國大統十二年
太祖遣酒泉胡安諾槃陀使焉其國皆相慶曰
今大國使至我國將興也十二年土門遂遣使求
刀物時鐵勒將伐茹茹土門率所部邀擊破之
並降其衆五萬餘落恃其疆盛乃求婚於茹茹
茹茹主阿那瓌大怒使人罵辱之曰爾是我銀

何敢發是言也土門亦怒殺其使者遂與
乞而求婚於我太祖許之十七年六月以魏長
公主妻之是歲魏文帝崩土門遣使來弔贈
三百匹魏廢帝元年正月土門發兵擊茹茹大
破之於懷荒北阿那瓌自殺其子菴羅辰奔齊
餘衆復立阿那瓌叔父鄧叔子爲主土門遂自
號伊利可汗猶古之單于也號其妻爲可賀敦
亦猶古之閼氏也土門死子科羅立科羅號乙
息記可汗又破叔子於沃野北木賴山二年三月

科羅遣使獻馬五萬匹科羅死弟俟斤立號木
汗可汗俟斤一名燕都狀貌多奇異面廣尺餘
其色甚赤眼若琉璃性剛暴務於征伐乃率兵
擊鄧叔子滅之叔子以其餘燼來奔俟斤又破
獻健東走契丹北并契骨威服塞外諸國其地
東自遼海以西西至西海萬里南自沙漠以北
北至北海五六千里皆屬焉其俗被髮左衽穹
廬氈帳隨水草遷徙以畜牧射獵爲務踐老貴
壯寡廉恥無禮義猶古之匈奴也其主初立

近侍重臣等與之以監隨日轉九回每一回臣
下皆拜拜訖乃扶令乘馬以帛絞其頸使繞不
至絕然後釋而急問之曰你能作幾年可汗
其主既神情瞶亂不能詳定多少臣下等隨其
所言以驗脩短之數大官有葉護次沒次特勒
次俟利發次吐屯發及餘小官凡二十八等皆世
為之兵器有弓矢鳴鏑甲稍刀劍其佩飾則兼
有伏突旗纛之上施金狼頭侍衛之士謂之附
離夏言亦狼也蓋本狼生志不忘蓋自其徵發

兵馬及科稅雜畜輒刻木為數并一金鐵箭鏃
封印之以為信契其刑法反叛殺人及姦人之婦
盜馬絆者皆死姦人女者重責財物即以其女
妻之鬪傷人者隨輕重輸物盜馬及雜物者各
十餘倍徵之死者停屍於帳子孫及諸親屬男
女各殺羊馬陳於帳前祭之繞帳走馬七匝一
詣帳門以刀勢面見突血淚俱流如此者七度乃
止擇日取亡者所乘馬及經服用之物并屍俱
焚之收其餘灰待時而葬春夏死者候草木

黃落秋冬死者候華葉榮茂然始坎而塵之葬
之日親屬設祭及走馬務面如初死之儀葬訖於
墓所立石建標其石多少依平生所殺人數又以
祭之羊馬頭盡懸挂於標上是日也男女咸盛
服飾會於葬所男有悅愛於女者歸即遣人娉
問其父母多不違也父兄伯叔死者子弟及姪等
妻其後母世叔母及嫂唯尊者不得下淫雖移
徙無常而各有地分可汗恒處於都斤山牙帳
東開蓋敬日之所出也每歲率諸貴人祭其先

窟又以五月中山內佳木他人水拜祭天神於
四五百里有高山迥出上無草樹謂其爲
疑黎夏言地神也其書字類胡而不知年
唯以草青爲記侯斤部衆旣盛乃遣使請
鄧叔子等七祖許之收叔子以下三千人付其
殺之以於青門外三年侯斤龍襲擊吐谷渾破之
在吐谷渾傳明帝二年侯斤遣使來獻方物保
定元年又二輩遣使貢其方物時與齊人交爭
戎車歲動故每連結之以爲外援初魏恭帝世

侯斤遣使於太祖契未定而太祖崩尋而侯斤又欲與女許高祖未及結納齊人亦遣求婚侯斤遣使幣厚將悔之至是詔遣涼州刺史楊荐武詔王慶等往結之慶等至諭以信義侯斤遂絕齊使而定婚焉仍請舉國東伐語在荐等傳內三年詔隋公楊忠率衆一萬與突厥伐齊忠軍度陁嶺侯斤率騎十萬來會明年正月攻齊主於晉陽不剗侯斤遂縱兵大掠而還忠言於高祖曰突厥甲兵惡爵賞輕首領多

法令何謂難制馭正由比者使人妄道其疆盛欲令國家厚其使者身往重取其報朝廷受其虛言將士望風畏懼但虜態詐健而實易與耳今以臣觀之前後使人皆可斬也高祖不納是歲侯斤復遣使來獻更請東伐詔楊忠率兵出沃野晉公護趣洛陽以應之會議戰不利侯斤引還五年詔陳公純大司徒宇文貴神武公竇毅南宮公楊荐等往迎女天和二年侯斤又遣使來獻陳公純等至侯斤復貳於齊會有

風雷變以許純等以后歸語在皇后傳四年
俟斤又遣使獻馬俟斤死弟他鉢哥汗立自俟
斤以來其國富彊有凌轢中夏志朝廷既與和
親歲給繒系綿綵十萬段突厥在京師者又待以
優禮衣錦食肉者常以千數齊人懼其寇掠亦
傾府藏以給之他鉢彌復驕傲至乃率其徒屬曰
但使我在南兩箇兒孝順何憂無物邪建德二
年他鉢遣使獻馬及齊滅齊定州刺史范陽王
高紹義自馬邑奔之他鉢立紹義爲齊帝召集

所部云爲之復備宣政元年四月他鉢遂入
幽州殺略居民柱國劉雄率兵拒戰於大敗死之
高祖親搃六軍將北伐會帝崩乃班師是冬他
鉢復寇邊圍酒泉大掠而去大象元年十他鉢復
請和親帝冊趙王招女爲千金公主以嫁之并
遣執紹義送關他鉢不奉詔仍寇并州大衆二
年始遣使奉獻且逆公主而紹義出留不遣
帝又令賀若誼往諭之始送紹義云
吐谷渾本遼東鮮卑慕容廆之庶兄也初吐谷

嘉靖八年補刊
司書官傳四十一
秀

渾馬與鹿馬鬪而鹿馬傷鹿遣讓之吐谷渾
怒率其部落去之止于抱罕自爲丑口長及孫
葉延頗視書傳以古有王父字爲氏遂以吐谷
渾爲氏焉自吐谷渾至伏連籌一十四世伏連
籌死子夸呂立始自號爲可汗治伏侯城在青
海西十五里雖有城郭而不居之恒處穹廬隨
水草畜牧其地東西二千里南北千餘里官有
王公僕射尚書及郎中將軍之號夸呂推髻昵
珠以皂爲帽坐金師子床號其妻爲恪尊衣

編成裙被錦大袍辦髮於後自戴金花其公丈
夫衣服略同於華夏多以氍毹爲冠亦以編
爲帽婦人皆貫珠束髮以多爲貴兵器有弓刀
甲稍國無常賦湏則稅宜室其人充用焉其
刑罰殺人及盜馬者死餘則似物量辜決杖刑
人必以氍毹蒙頭持石從高擊殺之父兄亡後妻後
母及嫂等與突厥俗同至于婚姻貧不能備財
物者輒盜女將去死者亦皆埋殯其服制葬訖
則除之性貪婪忍於殺害好射獵以肉酪爲糧

亦知種曰然其北界氣候多寒山出得無膏月大
交故其俗貧多富少青海周高千餘里海內
有小山每冬冰合後以良牝馬置北山至來冬
收之馬皆有孕所生得駒蹄為龍種必多駿異
世傳青海駿者也土出犛牛牛自而多鸚鵡犬
統中夸呂再遣使獻馬及羊牛等然猶寇抄
不止緣邊多被其害魏廢帝二年太祖勅大
兵至姑臧夸呂震懼遣使貢方物是歲夸呂
又通使於齊次涼州刺史寧覘知其還率

龍襲之於州西亦未獲其僕以射之伏觸後將
軍翟潘密商胡二百四十人馳騾六百頭雜絲
絲絹以萬計魏恭帝二年安寧又與突厥木汗
可汗龍擊夸呂破之虜其妻子大獲珍物及
雜畜語在史寧傳武成初夸呂復寇涼州刺
史吳云寶戰沒詔賀蘭祥宇文貴率兵討之
夸呂遣其廣定王鐘留王拒戰祥等破之廣定
等遁走又攻拔其洮陽洪和二城置洮州以還保
定中夸呂前後三輩遣使獻方物天和初其龍

涸三莫昌率衆降以其地爲其州二年五月復遣使來獻建德五年其國大亂高祖詔其太子征之軍渡青海至伏侯城今口道走虜其餘衆而還明年又再遣奉獻宣政初其趙王他婁乞來降自是朝獻遂絕

高昌者車師前王之故地東去長安四千九百里漢西域長史及戊己校尉並治於此晉以其地爲高昌郡張軌呂光沮渠蒙遜據河西皆置太守以統之其後有沮及沮渠無諱並自

太守無諱死其弟安周以關伯周爲高昌王高昌之神王自此始也伯周之從子歸爲高車所滅次有張孟明焉儒雅繼王之並爲國人所害乃更徙立麴嘉爲王嘉字靈鳳金城榆中人本爲儒右長史魏太和末嘉死子堅立其地東西三百里南北五十里國內總有城二十六實有令尹一人先中夏相國次有公三人皆其王子也一西與大河公一爲日地公次有左右衛次有八長史曰夏部祠部厚部倉部三客禮部四部兵部

等巨矣也次有建武康遠陵江殿宇次波濤等殿
次有八司馬長史之制也次有侍御校書郎等
從事階位相次分掌諸事次有省事專掌等事
引其大事決之為三小事則世子及二公隨狀斷決評
章錄記事訖即除著書之外無久事文按官人
雖有列位並無曹府字每旦集於牙門評議眾事
諸城各有戶曹水曹田曹每城遣司馬侍郎相監
校名為城令服飾丈夫從胡法婦人略同華
人兵器有弓箭刀槍甲稍文字亦同華夏兼用

胡書有毛詩論語孝經直學官弟子以相教授
雖習讀之而皆為胡語賦稅則計輸銀錢無者
輸麻布其刑法風俗婚嫁喪葬與華夏小異而
大同地多石磧氣候溫暖穀麥兩熟宜種多五
果有草曰羊刺其上生蜜焉自嘉祥以來世修善
職於魏大統十四年詔以其世子女喜為王恭
帝二年又以其田地公茂嗣位武成元年其王
遣使獻方物保愛初又遣使來省其國多
沙磧道里不可准記唯以金為幣骨及鹿角為

駭又有鬼魅怪異故商旅來往畏避其路云
都善言樓蘭國也東去長安五千日里西去
一里地多沙白水草死即白龍堆路無天武特
為渠沮安周討攻其王西奔且未西比有流沙數
百里夏日有熱風為行旅之患風之欲至唯老
駝知之即鳴而聚立埋其口鼻於沙中人每為
候亦即將氈擁蔽鼻以避其風逐馱斯須過盡若
不防者必至死無幾大統八年其兄都米率眾內附
焉耆國在白山之南二十里東去長安五千八百

里其王姓龍即前涼張軌所封龍堆之南乃
城方二里部內凡有九城國小民省無綱紀法
令兵有弓刀甲稍婚姻略同並半夏死者皆焚
而後葬其服制滿七日則除之丈夫並剪髮以
為首飾文字與漢合羅門同俗事天神並崇信佛
法尤重二月八日四月八日也其國咸依釋教
齋戒行道焉氣候寒土曰良沃穀有稻粟菽麥
畜有駝馬牛羊養蠶不以為絲唯充綿績俗尚
蒲桃酒氣愛音樂南去海十餘里有魚鹽鹽蒲葦

之饒保定四年其王遣使獻名馬

龜茲國在白山之南一百七十里東去長安六千

七百里其王姓白即後涼呂光所立白震之後所

治城方五六里其刑法殺人者死劫賊則斷其二

臂并刑一足賦稅准地山之天白者則稅銀錢婚

烟喪葬風俗物產與涼封天白唯氣候少温為

異又出細氈麀皮氈餽饒多鹽綠雌黃胡粉及

良馬封牛等東百餘流如漢貳師將軍本下所

利所屠其南三百里有大水東流號計戍水即

黃河也保定元年其王遣使來獻

于闐國在葱嶺之北二百餘里東去長安七千

七百里所治城方又九里部內有大城小城數十

其刑法殺人者死餘罪各以輕重懲罰之自外

風俗物產與龜茲略同俗尚佛法寺塔僧尼甚

衆王尤信向母設齋日必親自洒掃饋食焉城

南二十五里有養摩寺即昔羅漢比丘盧旃為

其寺造覆盆浮圖之所石上有辟支佛跡處雙

跡猶存自高昌以西諸國等多深目高昌以東

此二國貌不甚胡頗類華一城東二十里有大水
北流號樹拔水即黃河也城西十五里亦有大水
名達利水與樹拔俱北流同會於計成建德三
年其王遣使獻名馬

獻國六月氏之種類在子闐之西東去長安
一萬百里有其王治拔底延城蓋王全城也其城方
十餘里刑法風俗與突厥略同其俗父兄弟共
妻妻夫無兄弟者其妻戴角帽若有兄弟
者依其多少之數加帽角焉其人兇悍能戰

關於闐安息坐
十二年遣使獻
並遣使來獻後
遂絕

不二十餘國皆役屬之大
方物魏廢帝二年明帝二年
突厥所破部落分散職貢

粟特國在葱嶺
沙治於大澤在康
獻方物

西蓋古之庵蔡一名溫那
西北保定四年其王遣使

安息國在葱嶺之西治蔚搜城其與康居西
與波斯相去東去長安一萬七百里天和

二年其王遣使來獻

波斯國大月氏之別種治蘇利城古條支國也
東去長安一萬五千三百里城方十餘里戶十餘
萬王姓波斯氏坐金羊床戴金花冠衣錦袍織
成帔皆飾以直珠寶物其俗丈夫剪髮戴白
皮帽貫頭衫兩廂近下開之并有巾帔緣以織
成婦女服大衫披大帔其髮前為髻後被之飾
以金銀華仍貫五色珠絡之於膊王於其國內
別有少才十餘所猶中國之離宮也每年四月

出遊處之十月乃還王即位以後擇諸子內賢
者密書其名封之於庫諸子及大臣皆莫之知
也王死乃衆共發書視之其封內有名者即立
以爲王餘子各出就邊任兄弟更不相見也國
人號王曰翳噴妃曰防步率王之諸子曰殺野
大官有摸胡壇掌國內獄訟泥忽汗掌庫藏關
禁地卑勃掌文書及衆務次有遏羅訶地掌王
之內事薩波勃掌四方兵馬其下皆有屬官分
統其事兵器有甲稍圓排劍弩弓箭戰並乘

象每象百人隨之其刑法重罪懸諸竿上射而殺之次則繫獄新王立乃釋之輕罪則劓刑若髡或翦半鬚及繫排於項上以為恥辱犯彊盜者禁之終身姦貴人妻者男子流婦人割其耳鼻賦稅則准地輸銀錢俗事火祆神婚合亦不擇尊卑諸夷之中最為醜穢矣民女年十歲以上有姿貌者王收養之有功勲人即以分賜死者多棄屍於山一月治服城外有人別居唯喪葬之事號為不淨人若入城市搖鈴自別

六月為歲首尤重七月七日十二月一日其日民庶以上各相命召設會作樂以極歡娛又以每年正月二十日各祭其先死者氣候暑熱家自藏冰地多沙磧引水溉灌其五穀及禽獸等與中夏略同唯無稻及黍秫土出名馬及駝富室至有數千頭者又出白象師子大鳥如真珠離珠頗黎珊瑚琥珀瑠璃馬磁水精瑟瑟金銀鍮石金剛火齊鑛鐵銅錫朱沙水銀綾錦白疊氍毹氍毹赤麀皮及薰六鬱金蘇合青木等香胡椒

華撥石蜜千牛棗香附子訶梨勒無食子鹽
綠雌黃等物魏廢帝二年其王遣使來獻方物
史臣曰四夷之爲中國患也久矣而北狄尤甚
焉昔嚴尤班固咸以周及秦漢未有得上策
雖通賢之宏議而史臣嘗以爲疑夫步驟之來
綿自今古澆淳之變無隔華戎是以反道德棄
仁義凌替之風歲廣至涇陽入北地充斥之釁
日深爰自金行逮乎水運戎夏雜錯風俗混并
夷裔之情僞中國畢知之矣中國之得失夷裔

備聞之矣若乃不與約誓不就攻伐來而禦之
去而守之夫然則敵有餘力我無寧歲將士疲
於奔命疆場苦其交侵欲使偃伯靈臺歐世仁
壽其可得乎是知秩宗之雅旨護軍之誠說寔
有會於當時而未及於後代也然則易稱見幾
而作傳云相時而動夫時者得失之所繫幾者
吉凶之所由況乎諸夏之朝治亂之運代有戎
狄之北疆弱之勢無恒若彼臣畜之與羈縻和
親之與征伐因其時而制變觀其幾而立權則

